

# 文革時期毛澤東塑像的現狀

● 成文軍

## 一 序語

關注毛澤東塑像，並最終成為一個拍攝和研究專題，是一個由表及內且持續了十餘載的過程。1966年文革爆發三個月後我出生。在以後的成長過程裏，毛澤東的形象充盈在生活的視線裏，已經到了「熟視無睹」的境地——至少是在文革以後的一個時期裏，這個形象的留與存，似乎是茫然不顧。

1989年，乘火車轉汽車，耗用八日之久從北京到了新疆喀什，在這個充滿異域情調的城市裏，一切都新鮮新奇。然而，當看到這個城市的中心廣場上佇立着24米高的揮手的毛澤東塑像，我又着實一驚！巨大的塑像給我一個提示：這裏再新奇再遙遠，它還是中國。當然，由於「熟視無睹」，我自然沒有萌發去拍攝這尊塑像的心思念想，絲毫沒有。

三年後，我在海南島南端一處軍事駐地，看到以上同類形制的毛澤東塑像。此塑像本體並無引起我特別注意，倒是因為它一定是中國最南端的一尊毛澤東塑像，而讓我記憶深刻。那時，我僅感到「他」不是統帥，倒卻更像一個哨兵。僅此而已，我同樣沒有拍攝。

但這兩次經歷以後的一段時期，在內地再看到毛澤東塑像，我幾乎都會想到上述最西和

最南的那兩尊。繼而，一次突發萌想：文革時期建像的風潮會是何等的熱烈，以致波及到了似乎是遙不可及的地方；那當時，到底建造了多少？

1997年，當我路經河北省張家口市，拍攝了城中心的毛澤東塑像，這便成為拍攝這個專題的初始。當時，拍攝的目的是盡可能將現存的毛澤東塑像都拍攝下來，組成一組文獻性的圖集，或是就塑像形制雷同的特性，羅列排序組成一套形式如波普藝術那樣的視覺作品。但隨着時間的推移，我放棄了後面的構想。

以後幾年，因為工作關係我接觸了許多老雕塑家，從而得知，那些巨大的毛澤東塑像大多出自他們盛年時期的創作。而耐人尋味的是，在他們的藝術簡歷裏，絕大多數人對此隻字不提：1966至1976年是留白，那些領袖塑像似乎是應景之物而非藝術作品。我感覺他們認為不值得標榜或根本不願意提及這些作品。如此，我意識到，將那些遺存的毛澤東塑像僅僅以圖片的形式歸為文檔，是淺薄的。找尋到這些塑像的作者，了解塑像的成因，才更有價值和意義。所以，在隨後的數年中，我走訪了中國主要的幾所美術學院和雕塑機構，引啟了數十位參與創作和建造塑像的親歷者的回憶。

對中國近代美術史研究頗有建樹的英國學者蘇立文 (Michael Sullivan) 在他的著作《20世紀中國藝術與藝術家》(*Art and Artists of Twentieth-century China*) 中的雕塑章節，對於文革時期的毛澤東塑像隻字未提<sup>①</sup>。難道蘇立文也認為這類塑像不能歸類為藝術品嗎？究竟與否，是需要用大篇幅來展開討論。而我個人的觀點認為：古代的拴馬椿石刻可以作為一項專題來梳理和研究，民居門前的石墩也可以展開文化話題，那麼毛澤東塑像同樣有着文獻的價值：首先，這是一個中國歷史重要人物的塑像；其次，是否可歸為藝術品，其界定不需明晰，它就是以雕塑的形式呈現的，它也是中國那個特別的社會歷史時期且與以後形式有所迥異的城市雕塑。在今天，有誰會認為兵馬俑僅是陶瓷的殉葬品，而非藝術品？

將這些毛澤東塑像視為社會文化和政治甚至經濟信息的承載物，或稱文物，是我進行這個專題拍攝和研究所秉持的認識和理念。這個承載物體只要存在，它也會如一個參照體，將所承載和映射的信息不斷更新。

## 二 中國歷史上大型人物塑像的概況

在了解毛澤東塑像前，先概略地介紹一下中國的雕塑歷史。中國有着數千年悠久的歷史，文化和藝術的歷史及發展亦與之相伴隨，這其中不乏精湛精美的雕塑作品並遺存至今。但是在這些雕塑作品中，特別是大型的人物塑像所表現的內容基本上僅有兩類：第一類是塑造供信眾膜拜的宗教和神話傳說中的神靈和英雄形象。這些塑像主要放置於廟觀，或是依山鑿刻而成，如雲崗、龍門石窟。第二類是用於帝王陪葬或其陵園守護的人物塑像，如秦始皇陵中的兵馬俑，宋、明等帝王陵前甬道上的文武官員石雕像。上述這些塑像的創作風格亦同中國的傳統繪畫一樣，重寫意，輕寫實。而同

期歐洲的人物雕塑或畫作，已在遵循精準地表現人體的結構、骨骼和肌肉的創作法則。

此外，中國古人不喜為生者塑造雕像。這是因為認為生者的靈魂會離開肉體而附在塑像上，是不祥之舉。所以，中國歷代王朝的眾多帝王的形貌，幾乎沒有以塑像的形式留存於後世<sup>②</sup>。除帝王外，對於在世的重臣賢達也是如此，若帝王對其褒獎表彰，多以修立牌坊，供民眾對其仰拜和感念。當然，此類受民眾所敬的一些人在死去後，其形象也有被塑成雕像供奉在祠廟之中，但這些塑像的形制亦類同於神佛造像，重寫意的面容體態與本人的真貌差異巨大。

從十四世紀開始，隨着基督教傳教士來華布道，以及修建和裝飾教堂，歐洲的繪畫技藝也進入中國。到十九世紀中葉前，歐洲繪畫藝術已經影響到了中國的皇廷。但是歐洲的雕塑藝術影響幾無，雕塑的工藝至多是附載於鐘錶珍玩，而作為帝王或皇族的喜好玩賞。至於設置於公共空間裏供民眾悅目或紀念的雕塑作品，依然無從談起。一直到了十九世紀後期和二十世紀初，以紀念為旨的人物塑像才開始出現在中國少數幾個開埠城市的租界和公共場所中。這些塑像所表現的人物，如巴夏禮 (Harry S. Parkes)、赫德 (Robert Hart)、普希金 (Aleksandr S. Pushkin)、兒玉源太郎等，幾是列強所尊崇的同族「英雄」。當然，也有為中國人豎立的塑像的個例。1906年由德國克虜伯公司 (Krupp Corporation) 出資塑造的洋務運動推手李鴻章的整身銅像，運抵上海並置立於李鴻章祠堂 (李公祠) 之前。

1925年孫中山病逝，緊隨其後的一個時期，孫中山的銅像出現在南京、北京、武漢和廣州等城市的紀念地或十字街頭，供民眾拜謁憑弔。這些塑像也成為了中國早期的城市雕塑作品。而在這一期間，來自歐洲的一些雕塑家早已在中國謀生和立足。同時，自歐洲學成歸國的本土雕塑家，也已經展開了中國的近代雕塑藝術的創作和基礎教育。

此後，再次出現並普現在中國各地的大型人物塑像，便是1949年以後新中國領導者毛澤東的塑像。

### 三 毛澤東塑像的歷史

據史料表明，毛澤東塑像最早出現在1930年代末的延安。此時正值抗戰處於中日雙方僵持的階段，加之自然的地理屏障，以及中共在根據地根基的穩固，延安的各種環境相對安寧。一直被中共視作思想武器的文化藝術也逐漸繁榮起來。在著名的「魯藝」（魯迅文學藝術院），不僅有文學、音樂、戲劇專業，還開設了美術工場，教授繪畫和雕塑。正是這些雕塑教員和學生，如王朝聞、凌風、蘇珂等，創作了自己政黨領袖的塑像。當然，由於物質條件所限，這些毛澤東圓雕塑像的尺寸都很小，高度約在30厘米上下，其呈現的方式主要是在邊區舉行的美術作品展覽上。

1942年6月，中共中央黨校新大禮堂竣工，禮堂正面門楣上，嵌放了毛澤東題寫的「實事求是」石刻，以及由王朝聞創作的直徑近2米的毛澤東浮雕頭像。這是大尺度的毛澤東塑像首次面世<sup>③</sup>。而在這一年的2月，持續了三年之久的「延安整風」的序幕正式拉開。不論是雕塑形式或是繪畫形式，毛澤東形象的美術作品從1942年的延安時代開始日漸盛興。因為從這時開始，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中的領導地位已經非常鞏固和穩定；與此同時，抗日戰爭爆發後，抗日統一戰線形成，爭奪抗日的領導權也在國共兩黨之間展開，所以，延安時代毛澤東形象的創作，既是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也是為了通過樹立毛澤東的權威，來與國民黨爭奪抗日統一戰線的領導權<sup>④</sup>。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到文革前，儘管領袖的畫像已充斥於民眾的日常生活中，但室外大型領袖塑像仍屬罕見。原因是：首先，毛

澤東不認同他的形象以大型雕塑的形式出現。有史料記載，在1950年，瀋陽和北京兩個城市先後曾有過在廣場上建造領袖塑像的動議，但毛澤東都給予否決。1950年5月20日，毛澤東〈在瀋陽市政府關於鑄造毛澤東銅像給新聞攝影局公函上的批語〉指出：「鑄銅像影響不好，故不應鑄」、「只有諷刺意義」<sup>⑤</sup>；10月27日，毛澤東〈對在天安門前建立毛澤東大銅像建議的批語〉謂：「周總理：不要這樣做。」<sup>⑥</sup>這段時期，儘管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等諸多方面都影響着中國的蘇聯，列寧和斯大林的塑像在城市中比比皆是，甚至還以領袖名字來命名城市，但毛澤東似乎並不讚賞借助這樣的方式來樹立和鞏固他的威望和權勢。以後在文革初期的1967年7月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辦公廳編發的《文化大革命信訪簡報》第280期〈全國各地群眾正在積極塑造毛主席巨像〉一文上寫下批語：「林彪、恩來及文革小組各同志：此類事勞民傷財，無益有害，如不制止，勢必會刮起一陣浮誇風。請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討論一次，發出指示，加以制止。」<sup>⑦</sup>

另外一個客觀環境因素是，1950年代，從事專門創作的雕塑家的數量相對較少，雕塑家與書畫家相比較可謂鳳毛麟角。雖然在1920、30年代就有留學回來的雕塑家，並且幾所美術專科學院也開始培養學生，但與繪畫相比，從事雕塑的專業人員要少許多，而製作雕塑的專門企業，全國僅三兩家<sup>⑧</sup>。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民眾對毛澤東的崇拜登峰造極，他的形象和話語（語錄），以不同的平面視覺設計形式，大量地出現於建築物、印刷品、出版物、工藝美術品等式樣繁多的載體上。1967年5月4日，清華大學的室外毛澤東塑像落成後，人們視這種三維立體形態的領袖形象遠比畫像要更真實、更偉岸，也似乎更能夠表達對領袖「三忠於四無限」的心情<sup>⑨</sup>。因此，造像狂潮在全國迅即興起。現在全國尚立的毛澤東塑像，大多數是這個時期建造的。

儘管歐洲寫實風格的人物雕塑技法傳入中國不足一百年，但在現實生活眾多人物或政治家的塑像中，毛澤東塑像在中國出現的速度之快、數量之多，在世界雕塑歷史上也是驚人的。

#### 四 現存毛澤東塑像的調查

文革時期究竟建造了多少毛澤東塑像？文革結束以後又拆掉幾何？若要做出精準的統計，必定要耗費相當多的時間和傾注很大的精力和財力，僅憑一己之力難以做到。所以我關注和研究的重點放在現存文革時期建造的毛澤東塑像上，以期借助這些遺存來回視歷史一斑。同時也通過文革塑像在當下的狀態和境遇，以及近期建造毛澤東塑像的現象，來感知這個急速變化的社會。

從1997年到2013年底，以我目力所及，並通過查閱文獻資料、網絡搜尋和友人提供線索等方式，陸續在中國的120多個城鎮縣市探尋並拍攝了220餘尊大型的室外毛澤東塑像。我將這些塑像按照建造的年代歸納為三類：新中國成立至文革前的稱為「早期塑像」；文革時期的稱為「文革塑像」；改革開放至今建成的稱為「近期塑像」。其中以文革塑像的數量最多。

##### （一）數量、建造時間和形態

首先簡述一下現存的建於文革前的早期毛澤東塑像，這樣有助比較文革塑像數量驟然增多的狀況。早期塑像數量僅為2尊：一尊在烏魯木齊，一尊在重慶。前者在1952年落成於新疆軍區汽車修配廠（後稱新疆十月拖拉機廠），後者在1954年落成於西南師範學院（今西南大學）。

經過我十多年的多方努力尋找，已落實現存的文革塑像有190尊。至於當時建造數量的

確切數字，現在難以精確統計。據曾在北京建築雕塑工廠工作的雕塑家白瀾生的估算，當時全國毛澤東塑像的數量超過2,000尊<sup>⑩</sup>。這些文革塑像有近四成的基座保持着原始的狀態，綴刻其上的落成日期皆在1967至1969年之間。還有少量塑像的基座經過維修或徹底進行裝飾後，在嵌入的塑像建造歷史的說明中，顯示其建造時間也在1967至1969年間。當然，也有個別塑像在經過對基座上原始文字進行過塗改後，混淆了塑像的建造年代<sup>⑪</sup>。

在這些塑像裏，超過半數的塑像的基座經過修繕，雖然看不到任何始建時的字迹和痕迹（如向日葵、萬年青等圖案），但通過帶有鮮明年代特徵的塑像的形制，以及通過向當年參與塑像創作的雕塑家、建設者和文革經歷者的訪問，都可以證實這些塑像是在文革初期的三年間所建造。

儘管塑像建造的數量巨大，但形態非常單一，幾乎全部為站立姿態的全身像，僅在手臂姿態和着裝有所區分。手臂的姿態主要有揮臂、雙垂、背後、執帽；着裝的形式有軍大衣、軍幹部裝、西式風衣、中山裝。身着長衫、相貌為青年時期的毛澤東塑像僅有一尊，立於毛澤東的故鄉韶山。

着軍裝和揮舞手臂形態的塑像數量超過大半。這看似與毛澤東在檢閱紅衛兵時的相貌體態無不有着密切的關聯。其實，揮臂姿態的毛澤東石膏雕塑，已經出現在文革之前的幾次國慶遊行隊伍的前列，只是在文革當中，這個姿態更加受人們的欣賞，因為將當時流行的「毛主席揮手我前進」、「毛主席指引着勝利的方向」這類口號變成了具體的視覺符號。「偉大狀」、「英武狀」是文革塑像最突出的特徵。而1950年代的兩尊早期塑像與之相比，面部表情更顯得平和、沉靜，並且人物都是右手持握書卷，身着中山裝。已故雕塑家李宇翔生前曾經告訴我，在1952年創作新疆軍區汽車修配廠的毛澤東塑像時，他欣喜地期望這位領袖會把中國

帶向富強，所以他讓領袖手持着新中國的建設藍圖。

文革塑像絕大多數以混凝土材料製成。使用這種材料的優點是製作周期快(有塑像模具的情況下，十天即可完成)，造價相對用金屬、漢白玉低廉很多。其他材料有漢白玉、花崗岩石、銅、鋁以及玻璃鋼(環氧樹脂)等，其數量統計如下：不銹鋼：3尊；鑄鋁：9尊；鑄鐵：12尊；鑄銅：1尊；玻璃鋼：4尊；漢白玉：2尊；花崗岩：2尊；石膏：4尊。

現存塑像(含基座)的高度大多在5至13米之間。在當時，很多塑像高度的設定被融進了某種寓意。比如7.1米、8.18米、9米，分別代表中共建黨日、毛澤東首次檢閱紅衛兵之日，以及慶祝中共「九大」召開。還有一種高度設定模式在當時也頗為流行，即基座5.16米，塑像7.1米，其總和12.26米，分別寓意中共發布的號召開展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中共建黨日和毛澤東誕辰日。

至於塑像的拆除以及部分得以留存的原因，大致可歸納如下：

中共中央在1980年7月30日發出〈關於堅持「少宣傳個人」的幾個問題的指示〉，其中第四條指出：「毛主席像、語錄和詩詞在公共場所過去掛得太多，這是政治上不莊重的表現，有礙國際觀瞻，今後要逐步減少到必要限度。其他領導人像和題詞也按同樣原則處理。毛主席像章要盡量回收利用，以免浪費大量金屬材料。」<sup>②</sup>隨後不久，天安門廣場上除天安門城樓上的領袖畫像得以保留外，人民大會堂和中國歷史博物館建築外的畫像都被撤除。儘管〈指示〉中沒有明確提到塑像，但其作為文革時期對領袖膜拜而出現的重要形式和印迹，在貫徹〈指示〉時自然被列入清除的對象。

而塑像被保留下來不外乎有四個因素：一、決策層不同意拆除，動因或是出於對毛澤東的尊敬。如在北京的海軍總部，以一件造型為艦船的鐵錨的雕塑來替代辦公樓前毛澤東塑

像的設計草案都已經出台，但決策層最終認為毛澤東是軍隊的締造者，保留他的塑像理所應當；也有擔心再遇政治運動而因此被扣帽子。二、徵求民意後決定保留的，如時任遼寧省委第一書記的任仲夷責令宣傳等部門的人員成立調研組，到工廠、部隊、美術學院等單位召集座談會，在聽取民意後，保留了瀋陽紅旗廣場上的毛澤東塑像。三、拆除塑像決策已定，而施工企業不敢為之，如麗江、中衛。四、拆除難度較大，擔心施工周期長會引起民眾爭議而放棄拆除，如成都天府廣場體量巨大的漢白玉毛澤東像的結構複雜並極為堅固，政府有關人員曾諮詢建造設計者能否在一夜之間拆除，得到「做不到」的答案後而放棄拆除。在當時，絕大多數的塑像拆除是在一夜之間完成，讓依然處於民眾心中的形象崇高的「紅太陽」轟然倒地，實感跌宕千里。

## (二) 地域分布狀況

現在，遺存有文革塑像最多的城市莫屬作為中國政治中心的北京。在北京城區範圍內有17尊，周邊區(縣)有5尊，合計22尊。

文革塑像最多的省份為河南、河北兩省，同為17尊，其次是黑龍江和湖北，分別有14尊和13尊。其他省市現存的數量統計如下：山東11尊，遼寧10尊，上海9尊，貴州、四川各8尊，湖南、重慶各7尊，內蒙古6尊，山西、吉林、雲南各5尊，江蘇4尊，安徽、山西、海南、福建各3尊，天津、新疆、浙江、甘肅、廣東各2尊，青海1尊。沒有文革塑像的省份為江西、西藏、廣西(台灣當屬例外；港澳地區在當時曾經出現過2米以上的毛澤東塑像，但都是置於室內的石膏像)。

擁有文革塑像最多的省會城市為武漢，有8尊。其次為石家莊，市區內有7尊。若將石家莊所轄的兩個縣一併統計，則共有10尊，而這其中的9尊塑像，完全出自一款模具。在當

時，版權著作權無章可遵循，只要塑像模具完好，可以任意翻製。這也是當時塑像呈井噴狀出現的一個重要因素。

現在，文革塑像無存的省會城市有：呼和浩特、南寧、南昌、銀川、昆明、海口（當時隸屬於廣東省）、廣州、拉薩。當然，這些城市中有的曾經建造毛像，但文革結束以後完全被拆除，如廣州、昆明；有的城市在文革時期就沒有建造，例如拉薩、銀川。

通過以上的狀況分析，可以顯示出當時經濟發達（特別是工業）的地區，毛澤東塑像建造的數量相對要多。以東三省為例，基於歷史的原因，東三省的工業基礎當時較為雄厚堅實，不論是資金還是技術和生產水平，建造大型領袖塑像有着先天的優勢。

在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的中國第一重型機械集團，是生產大型成套設備的企業。1967年該企業用55噸不銹鋼鋼水，一次澆築出高度超過10米的毛澤東塑像。這尊幾近實心的塑像經過打磨等精加工後，淨重也有33噸。現在依舊立於這家企業門前的這尊塑像，其鑄造工藝以及重量，在同類材料的單體人物塑像中，依然保持着領先的紀錄。此外，在瀋陽紅旗廣場於1969年落成的毛澤東塑像以及兩側由五十八個人物組成的群雕，工期歷經三年，工程浩大，除軍隊、美術學院、建築設計單位外，參與的機械、化工等多個行業的企業達上百家。這個塑像成為當時中國體量最大的城市雕塑。須知，作為新材料的玻璃鋼在1960年代初期才開始國產，當時產品也僅用於軍工領域。

當時，除了北京、天津、上海這三個經濟發達的特大型城市外，其他一些工業城市所建造的毛澤東塑像也比較多。從一些現存塑像數量相對較多的城市來看，能夠發現這個規律。除上述提到的武漢、石家莊這樣的省會級工業城市外，在一些以工業為主的二線城市，塑像數量也比較多，如齊齊哈爾、包頭兩地分別有

7尊和6尊，洛陽、開封和黃石這三個城市各有4尊。

天津目前僅存的一尊文革塑像在一所軍事高校中。文革時期，這個距離首都最近的大型城市，其經濟和工業的規模在全國亦處舉足輕重的地位，所以當時所建的領袖塑像也為數不少，但到1980年末期，幾近全部被拆除。在那個時期同屬經濟較為發達的廣州，改革開放以後亦將毛澤東塑像全部拆光。而通過一些史料及文革遺物表明<sup>⑬</sup>，廣州船廠、越秀公園等單位，過去都建有毛澤東塑像。

與上述狀況相反，當時經濟水平相對落後的地方，所建塑像的數量相應要少，甚至沒有建造。例如西部地區的西藏、甘肅、廣西等地和東部的江西。在已掌握的史料中，沒有找到有關江西建造大型毛澤東塑像的記載，儘管這個省擁有瑞金和井岡山兩處「革命聖地」。畢竟建造大型塑像需要一定的財力、物力和人力。

還有一個特別的現象值得留意。地處西南的貴州省由於歷史的原因以及地理環境的特點，過去一直被視為「落後偏遠」之地。但是除省會貴陽在當時建造有數尊（現存4尊）毛澤東塑像外，在遵義、都勻和凱里三個城市也都建有塑像。這樣相對「落後偏僻」的地方為甚麼會有能力建造塑像？通過實地考察，不難發現箇中原因。1960年代中蘇兩國交惡，到文革前夕，中央政府已經開始進行「大三線建設」的部署，從所謂戰略安全層面考慮，將東部一些國防、軍工、電子等領域的企業遷往內陸縱深的省區。而在當時工業基礎幾近為零的上述三個城市，成為一些大型企業西遷的落腳地。現在立於都勻和凱里遠郊山間的毛澤東塑像都是當時這些企業所建。當然，在改革開放以後，由於產業結構調整等諸多因素，企業又遷離這些地方，舊有的廠房和職工居民樓，連同毛澤東塑像被遺棄在原地，成了一道帶着鮮明時代印記卻已是十分落寞的景象。

### (三) 所處場所的狀況和數量

據調查結果顯示，文革塑像所處的場所可歸納為五大類：(1) 高等院校(共31尊)；(2) 軍隊(含軍事機關、部隊駐地、軍事院校，共22尊)；(3) 城市廣場等公共處所(含大尺度的城市廣場；公共文化場所，如博物館、文化館、影劇院等處所範圍內的曠地、綠地；公園內和火車站廣場，共31尊)；(4) 工礦企業、科研院所(共99尊)；(5) 黨政機關、鄉村及其他(共9尊)<sup>⑭</sup>。這五類場所中塑像的狀況如下：

#### 1、高等院校

儘管早在1954年毛澤東塑像就出現在重慶西南師範學院中，但現在人們習慣將1967年在清華大學落成的毛澤東塑像視為「第一尊」，原因是這尊塑像的落成被廣泛宣傳，導致了文革建造領袖塑像的風潮。

1966年夏，清華大學標誌性的建築「二校門」當作「四舊」被紅衛兵摧毀。不久，1965年從清華土木工程系畢業分配到北京建設局任技術員的高魯冀「回校鬧革命」，在路過「二校門」廢墟望着殘骸感嘆之餘，萌生了在此建造領袖塑像的設想。這個設想最後成為事實。1967年5月4日毛澤東塑像落成，塑像基座上還嵌有林彪特為塑像而題寫，並在以後相當長的一個時期裏廣為沿用的「四個偉大」的題詞<sup>⑮</sup>。

塑像落成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和《人民日報》相繼播發了〈陽光普照清華園——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巨型塑像在清華大學落成〉的文章<sup>⑯</sup>。由此，建造室外大型領袖塑像的狂潮在中國一哄而起。當時已經停課並處於亢奮中的各地大學生旋即將清華的舉動視為榜樣，開始在校園中建造領袖塑像。不久，北京大學就有兩尊塑像落成；北京地質學院與北京鋼鐵學院門對門，兩校的塑像隔街相望……

目前北京尚存的22尊毛澤東塑像中，有8尊在高校；上海僅存的9尊當中有8尊也在高校；

重慶的6尊文革塑像中在高校的有2尊；貴陽現有的4尊，其中2尊在高校。

#### 2、軍隊

1967年建像熱潮初起軍隊便推波助力。北京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用清華大學塑像模具翻製的塑像在1967年6月11日落成，僅比清華晚了38天。7月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總政治部根據林彪的指示，下發〈關於建造毛澤東主席大型全身塑像的通知〉。〈通知〉中提道：「林副主席於六月二十八日指示，『建造大型的毛主席全身塑像，已經成為廣大群眾的自覺要求。我們部隊也應該這樣搞』。『凡有代表性的大軍事機關，其駐地有大院、有廣場的地方』，『都可以搞』。」<sup>⑰</sup>

在今天，北自哈爾濱的軍區大院，南至三亞的海軍碼頭，中到北京的幾處大兵種總部，依舊可以看到文革塑像。廣東全省僅存的兩尊塑像，皆在粵西的兩處部隊駐地。

值得一提的是，1967年以後各地政府相繼更名「革命委員會」，加之各種形式的運動和爭鬥加劇，正常的工作秩序已無章可循，軍隊便介入甚至主導地方的工作。所以，很多地方的毛澤東塑像是在軍隊的主持下建設的，例如瀋陽軍區、福州軍區和成都軍區分別主持了瀋陽紅旗廣場、福州五一廣場和成都人民廣場的塑像建造。這些軍區的司令員陳錫聯、皮定均、張國華都出任塑像「敬建辦」的一把手。1967年12月28日，韶山毛澤東塑像落成暨韶山火車站通車典禮，就是由廣州軍區司令員黎原主持的，因為湖南省是廣州軍區轄區的省份之一。於人力物力，軍方都付出了相當的代價。

#### 3、城市廣場等公共處所

當時在已有的城市廣場上建造塑像，格局保持至今的，分別是喀什人民廣場、瀋陽中山廣場(時稱紅旗廣場)、阜新解放廣場、麗江東

方紅廣場、貴陽人民廣場(時稱春雷廣場)、齊齊哈爾文化宮廣場和晉城人民廣場。

上述的七個廣場，不論當時和現今，皆是處於所在城市核心區位的城市中心廣場。除了瀋陽中山廣場始建於日本佔領時期外，其他廣場均在新中國成立之初或文革初期所建。修建這些廣場，是當時為滿足名目繁多的由官方組織的民眾集會和遊行所需，特別是文革時期。在這樣的場所建造體量巨大的毛澤東塑像，無疑給廣場添加了「靈魂」，使之成為此城的「麥加」。這時，領袖塑像與「城市雕塑」的概念毫無關聯，它的作用僅僅是供民眾膜拜和敬仰，以及體現此地民眾的「忠心」。

另外一種是因當時政治需求而催生出的「展館+塑像+廣場」的模式。1967年，在建像熱潮湧起後不久，另一個旨在宣傳和頌揚領袖革命經歷和偉績，被稱之為「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展覽，也在熱火朝天地在全國推廣起來。這種展覽的展館在當時被稱為「萬歲館」。此時正逢建像熱，再加上舉行集會對廣場的需求，為此這種模式的建造工程在一些地方如火如荼地展開。現在成都天府廣場的原始格局便始於彼時。此處的塑像和後面的四川科技館(當時的「萬歲館」)，是當時在拆除了有數百年歷史的城牆和城門的位置上修建而成的，塑像的前方拓展出集會的廣場。以此種模式建設的還有福州五一廣場、張家口人民廣場、吉林市人民廣場。這些展館的體量相對較大，因此塑像和廣場的體量和尺度也相應較大。

現在，還有一部分塑像置立在群眾藝術館、文化館、工人文化宮等公共文化場所前。這種格局由來與上述的模式相當，都是在當年與塑像、「萬歲館」同期落成，只是展館建築規模和塑像尺度相對要小，前方的曠地也小。現在山東省的兗州青少年宮、濟寧群藝館和遼寧省的撫順市工人文化館等就是這種狀況。過去撫順的「萬歲館」，在以後一度成為工人文化宮，現在成了洗浴城，但毛澤東塑像依舊立於原地。

當年建在公園中的文革塑像，遺存至今的已經為數不多，分別在長春、洛陽、開封。目前也有三個城市的公園內有文革塑像，但都是由同城內的其他地方遷移至此的，如黑龍江佳木斯兒童公園的塑像是從火車站遷移而來；安徽蕪湖赭山公園內的塑像由蕪湖機牀廠遷來；山東濟南南郊赤霞廣場的塑像，1967年始立於鬧市區的山東工業展覽館前。

當年，有很多城市在火車站的廣場上建造了毛澤東塑像，如鄭州、新鄉、西安、遵義、大連等地。這大概是出於火車站人流量相對較大的考慮，另外，車站廣場也是當時一些城市中面積較為寬闊的公共空間。現在，僅有丹東和韶山火車站還有塑像豎立。

上述這些處於公共空間的毛澤東塑像，在經歷了1980年代拆除領袖塑像之波瀾後，僥倖遺存至今，依然是這些城市的地標性建築物。與過去不同的是，塑像供人膜拜和教化的功能早已經淡去。如今，遇毛澤東的誕辰日或忌日，這些塑像前偶爾會看到市民敬獻的花束，但這同韶山毛澤東銅像周邊萬人攢動、鞭炮轟鳴的場景有着天壤之別。其原因固然與官方禁止在此焚香鳴鞭，甚至包括眾人集會有關，但我感覺，不論官方或是民眾，漸漸將塑像當作一個歷史遺存來看待；此外，將它維護並保存下去，是一種維繫和贊同一個社會制度延續的象徵。而對於不甚了解文革歷史的青年人來講，我感到他們看到塑像，如同看到人民幣紙鈔上的毛澤東頭像一樣，心態平常。

誠然，民眾之中不乏有對毛澤東崇敬的人群。據我間續四次於毛澤東誕辰日在湖北省黃石市的一尊處於民居中的塑像前，對前來進行紀念活動人群的觀察，我發現人群多是五十歲以上的老年人，並且前來的人數逐年遞減，活動的時間也逐年在縮短。通過他們叩拜祈願和焚香燃燭的舉動和眼神，我感到他們崇敬之餘的更大心願是為自己祈福。前往韶山參加紀念

活動的人群的心願也大致如此，除叩拜外，人們還會順時針環繞塑像行走一圈，按照導遊的說法，如此行走會得到領袖的保佑。然而，處於城市中心廣場的毛澤東塑像前，見不到黃石和韶山的一幕。

#### 4、工礦企業、科研院所

現存於工礦企業的毛澤東塑像最多，共有93尊。另有6尊在不同學科類的研究所中。這些存有文革塑像的工礦企業分布於全國各地，但較為集中的地方，也是重要的工業城市。例如在齊齊哈爾，存有塑像的企業為中國第一重型機械集團、北滿特鋼集團，以及隸屬於中國兵器集團的三家工廠。在文革初期，河北將省會遷往石家莊市，因為彼時這裏的工礦企業和人口的數量已具一定規模。現在存有塑像的企業有礦山機械廠和曾經的石家莊化肥廠、國棉六廠和七廠。之所以說曾經，是因為後三家企業已經倒閉或面臨轉制。此外，在石家莊的中國電子集團的第十三研究所，也存有毛澤東塑像。

當時，一些企業建造塑像的動機，也是出於對毛澤東蒞臨自家企業視察的紀念，如毛澤東到過的黃石發電廠、上海機牀廠、武漢鋼鐵公司、哈爾濱車輛廠、長沙汽車電器廠等等。

如上所述，建造塑像需要一定的資金以及建築等技術方面的人員。而在當時，只要能夠取得雕塑工作者的幫助，甚至只要找到翻製塑像的模具，建像的資金對於企業不是問題。以黃石源華煤礦的塑像為例，據當時的工程負責人回憶，建造這尊總高9米的白水泥塑像，企業自行撥付了10萬元。在當時，一些大型工廠或軍工企業以自備的原材料及技術來加工金屬塑像，更是無需考慮成本。至於使用塑像模具，在當時幾乎都是免費的；即便收取費用，企業也不難承擔。當時專門製作大型塑像的北京建築雕塑工廠，由四個雕塑家組成一個工作組，攜帶着7米左右高塑像的模具，受邀去全

國各地翻製塑像，每處平均工期為一個星期，所收取的費用在2,500元左右。

值得一提的是，作為科研單位的中國科學院上海矽酸鹽研究所，雖然在當時沒有在單位裏建造毛澤東塑像，但是該所在1969年末受命參與了韶山火車站廣場前於1967年落成的毛澤東塑像的修繕工作。當時，十多位材料學專家和技術人員組成專門小組，耗時三個月，研製出為混凝土表層噴塗氧化鋁塗層的工藝（即人工陶瓷）。隨後，他們攜一整節火車貨廂的設備前往韶山，用了近一個月時間，為7米高的塑像同體噴塗了表層保護材料。人工陶瓷技術在當時僅限用於航天航空儀器的製造領域（現在已經民用於牙齒修復和美飾的口腔醫學領域）。我在2009年5月見到當時主持這項塑像修繕工作的學者嚴東升，問及當時造價何許？這位年逾九旬的留美博士兼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兩院院士，在沉思片許之後告訴我：不惜一切代價！

#### 5、黨政機關、鄉村及其他

通過調查，文革塑像豎立於國家部委的現僅存一處，即國家林業局（原林業部）。立於黨政機關門前的有三處，分別是北京市懷柔區政府、哈爾濱市人大和武漢市委。

至於現存的當時建造於鄉村中的毛澤東塑像（這裏統計的鄉村，僅指當時被稱作為「大隊」一級的村莊，不含縣城）數量極少，筆者先後看到過四尊——山東省莒縣劉家菜園村、濟南市近郊北園鎮的水屯村、南京近郊的十月村和四川省郫縣的紅光村。

文革時期，中國的農村普遍異常貧窮。除了上述劉家菜園村外，其餘三處都是毛澤東在1957和1958年為推行農村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政策期間所到過的地方。由於是「紀念地」，這三處塑像建造所需的資金和技術力量（雕塑家）都來自於鄰近城市有關部門的援助。而「因地制宜土法上馬」建造塑像，劉家菜園村就是一個例證。

劉家菜園村位於山東中部的莒縣城南。2008年秋天我在村委會大院前，看到了這尊於文革時期建造，在改革開放初期被推倒埋入地下，到2008年3月出土後又被立起的毛澤東塑像。此像比例和表情有嚴重失誤，甚至有些滑稽，明顯不是專業人員所為。我通過採訪當事人，明晰了此像成因。1967年縣革委會找到縣電影公司美工張培桐，命他到劉家菜園村塑毛澤東像。張推辭並解釋自己僅擅長繪畫，從未做過雕塑。而縣領導一再堅持，他只得受命。張培桐到了村裏，村幹部給他配備了兩名泥瓦匠做助手。吃飯也由該村村民輪流承擔（飯多是紅薯）。塑像的坯胎用了磚、鋼筋、水泥等材料，像的面部塑造參照雜誌上的領袖照片。張培桐是在忐忑中摸索着進行這項工作，其間有村民說做得不像，令張非常惶恐，因為若招致醜化領袖的罪名，將非常麻煩。一個月後工畢，縣領導居然滿意，為此還召開了慶祝塑像落成的萬人大會。但張培桐卻迴避參加，他擔心人們對塑像評頭論足，他明白塑像做得非常難看。

直到1980年代村幹部接到上級指示後，用一台50馬力的拖拉機把塑像拽倒埋入了地下，張培桐心裏才隨之坦然。2008年5月建房動土

挖出了塑像，隨後現任的村黨支部書記決定把殘損的塑像修補重新立起來。

如前所述，文革時期農民的溫飽都難以解決，建造大型的毛澤東塑像不啻是天方夜譚。所以當時在農村出現的毛澤東塑像，多為擺放於室內的等人高或置於案上的石膏立像或胸像。現在，在廣東省順德市杏壇鎮南朗村村委會的辦公樓裏，擺放着一尊2米高的石膏毛澤東塑像，是文革時期廣州某部隊為答謝農民幫助部隊管理魚塘而贈送的。

在中學裏，重慶南開中學的毛澤東塑像，是唯一一尊遺存於中學校園的文革塑像。

## 五 考察和記錄毛澤東塑像的意義之延展

除了對毛澤東塑像本體的拍攝記錄和探究其成因外，我再將視角擴大到塑像周遭所不斷變化着的環境。分隔數年拍攝，便會明確感知着時代的變遷。如2004、2008、2010年，我將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市鋼鐵大街一尊毛澤東塑像視為參照物，對其周圍環境以同機位、同視角的方式進行了拍攝，其變化非常巨大。同時，



包頭市鋼鐵大街的一尊毛澤東塑像的變遷。(左起)圖一：文化大革命初期(王景武提供)；圖二：1977年(王景武提供)；圖三：2004年(成文軍攝)；圖四：2008年(成文軍攝)；圖五：2010年(成文軍攝)。

原地悍然不動的塑像，也傳達了這個社會時段的政治和價值取向。

在我拍攝過的毛澤東塑像中，也有數尊被拆除或遷移。2009年，四川省郫縣紅光村的毛澤東塑像讓位於城市建設而被拆除；同年，遼寧省凌源市原中國兵器集團所屬的一家企業關閉，人員被遣派他處，毛澤東塑像連同其他不可移動設施被遺棄……

另一方面，自2005年開始，分處於西寧、寶雞、南京、包頭、長沙、貴陽、麗江等地的十餘尊毛澤東塑像，先後成為省級或市級的不可移動文物或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2007年，貴陽市文物局將市區內的四尊毛澤東塑像，以近代文物「毛澤東塑像群」的名義向國務院申請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終未獲批准）。在其申報的理由當中提到「這是研究貴州乃至西南地區文化大革命歷史的重要文物」。然而現在能秉持這個觀點來看待文革毛澤東塑像的人似乎並不多，特別是普通民眾。近年來，以文革時期毛澤東塑像為範本，用各種材料加工而成的大型塑像，不斷地出現在中國多個地方，這些地方有政府機關、企業、鄉鎮，甚至高等院校。而這些塑像中，絕大多數出自民間工匠之手，工藝異

常粗劣，效果遠不及所模仿的文革式樣的「範本」。

2014年2月25日，原立於重慶標準件廠舊址中的12米高混凝土毛澤東塑像，連同基座被整體吊起裝上大型載重車，運往重慶工業博物館。這是中國第一尊被收入博物館的大型毛澤東塑像。

不論塑像是被保護，或是拆除，還是遺棄，透過塑像的命運，可以從一個角度解讀當今中國在以經濟和發展為要務的社會大環境下，對待「毛澤東」這個政治符號的態度。而記錄這些易變，也是我在拍攝此專題的後期所側重的視點——這些有毛澤東塑像的圖片，使觀者能夠從畫面中的諸多元素，感受到所拍攝的時代截面的社會信息以及氣息。因而，這為我在未來對此專題的拍攝意義有了一個廣遠的延展：只要毛澤東塑像依舊置於原地，那麼，透過取景器所看到的大視角中，不論所含的人或物，亦會常看常新，更能不斷引發起新的思考和質疑。

#### 註釋

① 蘇立文(Michael Sullivan)著，陳衛和、錢崗南譯：《20世紀中國藝術與藝術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② 四川省成都市的永陵，是蜀國開國王王建的陵墓。其墓中的供台上有一尊90餘厘米高的墓主人的圓雕石像，這是迄今發現的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帝王塑像。

③ 關於這件毛澤東塑像的表現形式的選取，作者王朝聞生前在〈我印象中的毛澤東〉一文中如此記述：「我為中央黨校新建大禮堂作了毛澤東浮雕像，大家把它抬去安裝到建築物留下的圓洞上。當場副校長彭真問我能不能作全身像。我說能作；能作塑像的條件是給毛主席拍攝幾張同一姿態而角度各別的全身像。彭真同志欣然答應，這成為我的一種期待（等待有照片作塑像的參考）。不久，鍾敬之同志（美術工場負責人）間接向我轉述這事的結果：毛主席不同意給他拍照；理由是膠片那麼難得，用以給前方戰士拍照，比給我拍照重要得多。我雖惋惜不能因此為他作全身銅像，但是，也象他反對用他的名字給城市命名那樣，他那反對個人崇拜的態度和觀點，增加了我對他的敬仰，也可說是對他的崇拜感。」參見王朝聞：〈我印象中的毛澤東〉，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緬懷毛澤東》編寫組：《緬懷毛澤東》，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頁436-37。

④ 鄒躍進編著：《毛澤東時代美術（一九四二至一九七六）》（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2005），頁54。

⑤ 毛澤東：〈在瀋陽市政府關於鑄造毛澤東銅像給新聞攝影局公函上的批語〉，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一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頁362。

⑥ 毛澤東：〈對在天安門前建立毛澤東大銅像建議的批語〉，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一冊，頁621。

⑦ 毛澤東：〈關於制止建造毛澤東塑像等問題的批語〉，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368。

⑧ 北京人民英雄紀念碑竣工後，由一些來自全國各地的參與此工程的雕塑家和石匠，組成了北京建築雕塑工廠，這是新中國第一家專業雕塑企業，上海在1956年才成立了華東雕塑工作隊。

⑨ 「三忠於四無限」為文革政治術語。即：忠於毛主席、忠於毛澤東思想、忠於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無限熱愛、無限信仰、無限崇拜、無限忠誠。1966年5月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五一六通知」），其發布標誌着文革的正式開始。5月18日，林彪發表講話，稱「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超

過我們一萬句」。自此掀起個人崇拜的熱潮，「三忠於四無限」也在此時出現。次年初，圍繞着這個口號，全國出現了面對領袖畫像進行「早（上班）請示晚（下班）匯報」的膜拜形式。參見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24962.htm>。

⑩ 此數字是與白瀾生同期參與創作和建造過多座毛澤東塑像的雕塑家、中央美術學院教授曹春生向我引述的白先生的估算。此外，我收集有一份武漢市革命委員會於1969年編製的全市大型毛澤東塑像狀況（藝術質量）調查統計表，統計總數有44尊之多。

⑪ 湖南大學東方紅廣場的毛澤東塑像，其基座後立面上最初的建造單位和落成時間的銘文，在文革結束以後被鑿刻得完全模糊，而基座的正立面上寫有「毛澤東主席永垂不朽」和「1976、9、9」的字樣，這讓後人誤認為此像建成於毛澤東離世的那一年。

⑫ 〈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少宣傳個人」的幾個問題的指示〉（1980年7月30日），中國共產黨新聞網，<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71380/71387/71592/4854499.html>。

⑬ 史料包括：回憶錄、歷史圖片和物件等。例如，當時一些單位為慶祝塑像落成，會同期送發特製的毛主席像章（胸章），而像章背面的銘文，會標註有「毛主席塑像落成紀念」和落成的時間。有像章的專門收藏者向我展示和提供了數十枚此類像章和單位名稱。很多民眾當時在塑像下拍的照片，也為現已無存的塑像提供了歷史影像文本。

⑭ 現存文革塑像中有少數經遷移已易址，還有的是塑像所處之地易主而變。如蕪湖機牀廠的塑像現在遷置於赭山公園，又如原上海教育學院在1970年代初將校園全部騰讓給一家科研院所。諸如此類狀況，在此均按始建塑像的建築單位的類型來分類統計。

⑮ 具體為「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⑯ 1967年5月4日《人民日報》：次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送。

⑰ 參見毛澤東：〈對總參、總政關於執行林彪指示建造毛澤東大型全身塑像的通知稿的批語〉，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頁376，註釋2。

成文軍 紅色雕塑拍攝者，被《南方人物周刊》稱為「拍攝毛澤東像第一人」。